季節的感恩

總在猝不及防之時，突然的到來，沒有過渡期的喘息空間，好像上一秒在墾丁戲水而下一秒飛往南極與企鵝共樂，季節在我心中即是如此，無法捉摸的頑皮，無法預料的神秘。

夏，如一個心緒不定的小孩，我總抱怨他那阻止我踏出家門的炎熱；不開心就哭泣的雷陣雨；哭泣過後帶來的悶熱不適，與他的時而呼朋引伴的好友——颱風的到訪，雖說我與夏看起來如此水火不容，但還是不得不感謝他對花草樹木的呵護，給予了最充足的飲養與生機；使稻穗得以生長，讓世間人民能夠溫飽。夏，或許實際上是位溫暖的孩子。

冬，如一個嚴酷冷漠的老頭，我總抱怨他那時我無法戲水的寒冷；花草因他枯萎的絕情；日復一日那不見光亮的早晨；因冰冷而無法提筆顫抖的雙手，雖說他擁有數不清的缺點，但我無法否認他所帶來的一片雪白，是美好的，是給孩童們帶來喜悅的，使讓冬眠動物得以休息的。冬，或許實際上只是想讓萬物可以喘息的老頭。

至於春與秋呢？或許是因為想提早退休的關係，最近時常看不見他們的身影，而我也逐漸忘記與他們共處的感受，只能知道似乎是人類給予他們太大的壓力，二氧化碳這個沉重的負擔讓他們無法登場吧。

就這樣，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不斷在下東之間徘迴，冷熱的交替，乾枯與豐沛的生活，厚棉與薄絲的穿脫，無法預測季節們的輪班，無法回到過去的春秋。